

感人的友谊：林森与台湾同胞

林森(1867—1943年),字子超,晚年自称青芝老人,出生于闽侯县尚干凤港的一个农民家庭。3岁时其父到福州经商,林森亦随父迁居福州,7岁入学,先后在教会办的培元学校、鹤龄英华书院等学校读书,毕业后于1889年冬赴台湾谋生。他先在台北电报局工作,1891年回乡探亲,娶妻郑氏。婚后不久,林森又只身赴台北,1893年郑氏病逝家乡,林森回乡料理丧事后再到台湾。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我台湾,林森愤而离台内渡闽省。1898年,林森带着革命任务冒险再度来到台岛,欲在台北集结同志开展革命斗争。只因日本统治者侦防甚严,一时难以开展活动,林森设法转到嘉义,在台南法院嘉义支部任翻译,以资掩护,直到1899年因孙中山召他回大陆商议反清革命大计,林森才离开台湾。林森在台湾前后达11年之久,结交了许多朋友,其中有两个与之友谊最深,一是台北的张少湘,一是台南的林志图。

张少湘原籍福州,比林森大6岁,出生于1861年。1874年福州沈葆楨奉命到台办理海防事务时,13岁的张少湘跟着来到台湾,及长,无意仕途,乃在台北落籍,经营照相和印刷业等业务。林森与张少湘交往甚密,有个时候还住宿张家,朝夕相处,亲如手足。后来林森离开台湾,两人仍书信不断。据张氏后代说,林森离台后林张二人往还函件及照片等资料极多,曾被封装一木箱。不幸的是,1941年5月间日本在台的统治者借故逮捕了张少湘的儿子邦标,张家所存信函亦被日本人搜索焚毁。如今只存一封是林森致张少湘的,人们从中不难看出林张二人故友情深。信是从庐山寄到台北的,信说:“少湘我兄大鉴:隔别廿稔,怀念时萦,常于泽人(林森的秘书林雨时之别号)处探询,台驾两度锦旋,只以森连年奔波,无由趋晤。回忆昔时聚首高砂,殊蒙优待,厚情高谊,铭感不忘。徒因国内多故,致疏音问为憾。慈适居山养病,正念故人,忽承瑶翰远颁,喜逾望外。兴麓展诵,借悉杖履绥和,鸿业宏发,适符私祝,喜慰莫名。在昔彼此壮年勇气,浮海经营,而今久历沧桑,不无倦飞之感。我兄树艺术商战高帜,挽回利权施惠侨众,有口皆碑。陶朱大业固人所称羨。第以故乡松菊堪供颐养精神,甚望赴此知交尚是健康,衣锦而还,作斗酒叙旧之乐。设我兄有意

良会,何日首途乞先函示,森当策杖相迎,舒我积愆。秋深,起居珍重,专此驰复并颂崇安。奉上粗茶一盒,聊表微忱,务乞叱纳,小照俟下山时当邮寄上。森下山在即,仍寓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323号,如蒙赐信,按址投送可也。弟林森谨启。九月十一日。”信大约写于1918年。张少湘死于1933年,时72岁,林森闻耗甚悲痛,亲作挽联吊唁。林森当年在台北住过的张宅,原称大稻埕留芳照相馆,如今尚在,前几年改为“庆芳行”,由张少湘孙子经营百货业。曾有人建议由当局收购此屋,改为林森纪念馆,但未见落实。

林志图为台南麻豆林文敏后代的第七房。林文敏祖籍福建安溪,年幼死去父母,后由亲友助他100铜板和一把扁担跟着乡亲到台谋生,后成了台南大富。林志图兄弟继承祖业,守位祖业。时麻豆林家仍为富家,家族内常为家产事屡兴讼事,官事打到嘉义地方法院。由于多次接触,林森与20岁的林志图渐渐熟悉,二人都因姓林感到亲切,以同宗相认,以宗兄弟相呼,终成莫逆至交。林森年长为兄,志图为弟,林志图将麻豆林家七房府邸“大夫第”右侧一间内院供“宗兄”林森下榻之用。在那里林森常与林志图品茶聊天,奕棋消遣,甚得其乐。林森在麻豆林家住了大约半年时间,后因孙中山电召遂辞职而离。临行时,林志图赠银元50元,林森收下30元。次日经嘉义布袋咀返大陆,林志图送至海边,远望林森扬帆而去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两人友谊并没因此中断。1931年、1932年林志图大概因家境不太好,曾两次送子渡海到大陆,将儿子托付林森代为栽培。时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,身居高位,但不忘旧日友情,答应负责林志图两个儿子的全部学习费用,让林志图安心返台。林森自妻郑氏死后暂不续弦,未有子嗣,这时他花很大力气帮助林志图培养后代,一时传为佳话。这不难看出林森与林志图友谊之深。嘉义有一座林森纪念亭,是纪念林森在那里工作过的。当年林森在台南麻豆居住过的房子如今还完好,也有人曾建议将它改为林森纪念馆。

林森与张少湘、林志图的友谊,不过成千上万闽台同胞之间友谊的比较典型的例子,令人感到亲切。

责任校对:李殿元